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御史臣李陽棫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七十九

毛澄　汪俊 弟偉

吳一鵬　朱希周

何孟春　豐熙 子坊

徐文華　薛蕙 胡侍 侯廷訓 王祿

毛澄字憲清崑山人舉弘治六年進士第一授修撰預脩會典成進右諭德直講東宮武宗為太子以澄進講明晰稱之帝帝大喜方秋夜置宴即徹以賜武宗立進左庶子直經筵以母憂歸正德四年劉瑾摘會典小疵貶諸纂脩者秩以澄為侍讀服闋還朝進侍讀學士再進學士掌院事歷禮部侍郎十二年五月拜尚書其年八月朔帝微行澄率侍郎王瓚顧清等疏請還宮既又出居庸幸宣府久留不返澄等頻疏諫悉不報明年正

月駕旋命百官戎服郊迎澄等請用常服不許七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統六師廵邊遂幸宣府抵大同歷山西至榆林澄等屢疏馳諫至十二月復偕廷臣上疏曰去歲正月以來鑾輿數駕不遑寧居今茲之行又已半歲宗廟社稷享祀之禮並係攝行萬壽正旦冬至朝賀之儀悉從簡略臘朔省牲闕而不行遂二年矣歲律將周郊禋已卜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怠慢則禍生今六龍遐騁旋軫無日萬一氷雪阻違道

途梗塞元正上日不及躬執玉帛於上帝前陛下何以
自安且邊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處重城食厚祿仰思
聖體勞頓根本空虛遥望清塵憂心如醉伏祈趣駕速
還躬親祼享宗社臣民幸甚不報十四年二月駕南還
京即諭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
公朱壽遣往兩畿瞻東嶽奉安聖像祈福安民澄等駭
愕復偕廷臣上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之業九州
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今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

軍太師鎮國公者臣等莫知所指夫出此旨者陛下也加此號者陛下也不知受此號者何人如以皇儲未建欲遍告名山大川用祈默相則遣使走幣足將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獻寶香如佛老所為哉因歷陳五不可亦不報宸濠反江西帝南征示威武駐蹕留都者踰歲澄屢請回鑾及駕返通州用江彬言將即賜宸濠死澄據漢庶人故事請還京告郊廟獻俘行戮不從中官王堂鎮浙江請建生祠西番闡化王使者乞額外賜茶九萬

斤澄皆力爭不聽王瓊欲陷彭澤澄獨白其無罪武宗崩廷議立世宗澄偕大學士梁儲壽寧侯張鶴齡駙馬崔元等往迎於安陸既至將謁見有議用天子禮者澄曰今即如此後何以加豈勸進辭讓之禮當遂廢乎世宗踐阼甫六日有旨議興獻王主祀及尊稱五月七日戊午澄大會文武羣臣上議曰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者皇太子本生父也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備至今陛下

入承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王後襲興王主祀事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為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王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為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為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所

生亦尊崇極矣今興獻王於孝宗為弟於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妃為皇叔母興獻王妃凡祭告興獻王及上箋於妃俱自稱姪皇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為萬世法議上帝怒曰父母可更易若是耶命再議其月二十四日乙亥澄復會廷臣上議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一也興獻王子惟陛下一人既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以臣等前議欲

令崇仁王厚炫主興獻王祀至於稱號陛下宜稱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以宋程頤之說為可據也本朝之制皇帝於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稱興獻王為皇叔父大王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帝不從命博考前代典禮再議以聞澄乃復會廷臣上議曰臣等會議者再請改稱興獻王為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二也然加皇字於叔父之上則

凡為陛下伯叔諸父皆莫能與之齊矣加大字於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得而並之矣興獻王稱號既定則王妃稱號亦隨之天下王妃亦無以同其尊矣況陛下養以天下所以樂其心不違其志豈一家一國之養可同日語哉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他推尊之説稱親之議似為非禮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程頤之議至當之禮要不出於此并錄上魏明帝詔書當是時帝鋭意欲推崇所生而進士張

璁復抗疏極言禮官之謬帝心動持澄等疏久不下至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議澄等乃復上議曰先王制禮本乎人情武宗既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於憲廟諸孫之中是武宗以陛下為同堂之弟考孝宗母慈壽無可疑矣可復顧私親哉疏入帝不懌復留中會給事中邢寰請議憲廟皇妃邵氏徽號澄上言王妃誕生獻王實陛下所自出但既承大統則宜考孝宗而母慈壽太后矣孝宗於憲廟皇妃宜稱皇太妃則在陛下宜稱太

皇太妃如此則彝倫既正恩義亦篤疏入報聞其月帝以母妃將至下禮官議其儀澄等請由崇文門入東安門帝不可乃議由正陽左門入大明東門帝又不可澄等執議如初帝乃自定其儀悉由中門入時尊崇禮猶未定張璁復進大禮或問帝益嚮之至九月末乃下澄等前疏更令博採輿論以聞澄等知勢不可已謀於內閣加稱興王為帝妃為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乃疏言臣等一得之愚已盡於前議茲欲仰慰聖心使宜於

今而不戾乎情合乎古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股肱在臣等有司未敢擅任帝遂於十月二日庚辰以慈壽皇太后旨加興獻王號曰興獻帝妃曰興國太后皇妃邵氏亦尊為皇太后宣示中外顧帝雖勉從廷議意猶慊之十二月十一日己丑復傳諭加稱皇帝内閣楊廷和等封還御批澄抗疏力爭又偕九卿喬宇等合諫帝皆不允明年嘉靖改元正月清寧宮後三小宮災澄復以為言會朝臣亦多諫者事獲止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

侃不撓帝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畀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耄不能隳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二年二月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而卒先是論定策功加澄太子太傅廕錦衣世指揮同知力辭不受帝雅敬憚澄雖數忤旨而恩禮不衰既得疾遣醫診視藥物之賜時至其卒也深悼

惜之贈少傅謚文簡

汪俊字抑之弋陽人父鳳進士貴州叅政俊舉弘治六年會試第一授庶吉士進編修正德中與修孝宗實録以不附劉瑾焦芳調南京工部員外郎瑾芳敗召復原官累遷侍讀學士擢禮部右侍郎嘉靖元年轉吏部右侍郎時議興獻王尊號與尚書喬宇毛澄輩力爭澄引疾去代者羅欽順不至乃以俊為禮部尚書是時獻王已加帝號矣主事桂萼復請稱皇考章下廷議三年正

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議曰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產言今陛下為武宗親弟自宜考孝宗明矣孰謂與人為後而滅武宗之統也儀禮傳曰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漢宣起民間猶嗣孝昭光武中興猶考孝元魏明帝詔皇后無子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孰謂入繼之主與為人後者異也宋范純仁謂英宗親受詔為子與入繼不同蓋言恩義尤篤尤當不顧私親非以生前為子者乃為人後身後入繼者不為人後也萼言孝宗既有武

宗為之子安得復為立後臣等謂陛下自後武宗而上考孝宗非為孝宗立後也又言武宗全神器授陛下何忍不繼其統臣等謂陛下既稱武宗皇兄矣豈必改孝宗稱伯乃為繼其統乎又言禮官執者不過前宋濮議臣等愚昧所執實不出此蓋宋程頤之議曰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别斯亂大倫殆為今日發也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

淶與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議上留中而特旨名桂萼張璁席書於南京越旬有五日乃下諭曰朕奉承宗廟正統大義豈敢有違第本生至情亦當兼盡其再集議以聞俊不得已乃集羣臣請加皇字以全徽稱議上復留十餘日至三月朔乃詔禮官加稱興獻帝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為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擇日祭告郊廟頒詔天下而別諭建室奉先殿側恭祀獻皇俊等復爭曰陛下入奉大

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昔興獻帝奉藩安陸則不得祭憲宗今陛下入繼大統亦不得祭興獻帝是皆以禮抑情者也然興獻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陛下得迎興國太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則人子之情獲自盡矣乃今聖心無窮臣等敢不將順但於正統無嫌乃為合禮帝曰朕但欲奉先殿側别建一室以伸追慕之情耳迎養藩邸祖宗朝無此例何容飾以為詞其令陳狀

俊具疏引罪乃嚴旨切責而趣立廟益急俊等乃上議曰立廟大内有干正統臣實愚昧不敢奉詔帝不納而令集廷臣大議俊等復上議曰謹按先朝奉慈别殿蓋孝宗皇帝為孝穆皇太后祔葬初畢神主無薦享之所而設也當時議者皆據周制特祀姜嫄而言至為本生立廟大内則從古未聞惟漢哀帝為定陶恭王立廟京師師丹以為不可哀帝不聽卒遺後世之譏陛下有可以為堯舜之資臣等不敢導以哀世之事請於安陸特

建獻帝百世不遷之廟俟他日襲封興王子孫世世獻
饗陛下歲時遣官持節奉祀亦足伸陛下無窮至情矣
帝仍命遵前旨再議俊遂抗疏乞休再請益力帝怒責
以肆慢允其去召席書未至令吳一鵬署事明倫大典
成落俊職卒於家隆慶初贈少保謚文莊俊行誼修潔
立朝光明端介學宗洛閩與王守仁交好而不同其說
學者稱石潭先生弟偉字器之由庶吉士授檢討與俊
皆忤劉瑾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復故官屢遷南京國

子祭酒武宗以廵幸至率諸生請幸學不從江彬矯旨取玉硯偉曰有秀才時故硯可特去俊罷官之歲偉亦至吏部右侍郎偕廷臣數爭大禮又伏闕力爭及席書張璁等議行猶持前説不變轉官左侍郎為陳洸劾罷卒於家

吳一鵬字南夫長洲人弘年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户部尚書周經以讒去上疏乞留之正德初進侍講充經筵講官劉瑾出諸翰林為部曹一鵬得南京刑部

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瑾誅復為侍講進侍講學士歷國子祭酒太常卿並在南京母喪除起故官世宗踐阼召拜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數與尚書毛澄汪俊力爭大禮俊去國一鵬署部事而帝趣建獻帝廟甚亟一鵬集廷臣上議曰前世入繼之君間有為本生立廟園陵及京師者第歲時遣官致祀尋亦奏罷然猶見非當時取議後代若立廟大內而親享之從古以來未有也臣等寧得罪陛下不欲陛下失禮於天下後世今張璁桂萼之

言曰繼統公立後私又曰統為重嗣為輕竊惟正統所傳之為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統之與宗初無輕重況當我朝傳子之世而欲倣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遂欲改稱孝宗為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未有神主稱皇伯考者惟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非可加於宗廟也前此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覬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當父子之名何肆言無忌至此

乞速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下璁蕚等法司按治帝報

曰朕起親藩奉宗祀豈敢違越但本生皇考寢園遠在

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欺朕冲歲黨同執違

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往且勿問其奉先殿西室亟

修葺盡朕歲時追遠之情時嘉靖三年四月也頃之一

鵬極陳四方災異言自去年六月迄今二月其間天鳴

者三地震者三十八秋冬雷電雨雹十八暴風白氣地

裂山崩産妖各一民饑相食二非常之變倍於往時頋

陛下率先羣工救疾苦罷營繕信大臣納忠諫用回天意帝優詔報之踰月手敕名奉先殿西室為觀德殿遂命一鵬偕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迎獻帝神主於安陸一鵬等復上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迎園主入大内者此天下後世觀瞻所係非細故也且安陸為恭穆啓封之疆神靈所戀又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我太祖重中都太宗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世祀伏乞陛下俯納羣言改題神主奉安故宫為百世不遷其觀德

殿中别設神位香几以慰孝思則本生之情既隆正統之義亦盡奏入不納一鵬乃行慮使者為道途患疏請禁約帝善其言而戒飭之比還朝則廷臣已伏闕哭爭朝事大變而給事中陳洸謗張尤甚一鵬抗疏曰大禮之議斷自聖心正統本生昭然不紊而洸妄謂陛下誕生於孝宗沒後三年嗣位於武宗沒後二月無從授受其説尤為不經謹按春秋以受命為正始故魯隱公上無所承内無所受則不書即位今陛下承武宗之遺詔

奉昭聖之懿旨正合春秋之義而洸謂孰從授受是以
陛下為不得正始也洸本小人不痛加懲艾無以杜效
尤之漸不聽其年九月一鵬以本官入内閣專典誥敕
兼掌詹事府事武宗實録成進尚書領職如故尋以省
墓歸還朝仍典誥敕未幾出理部事前此典内閣誥敕
者皆需次柄政而張璁桂萼新用事素銜一鵬畀已乃
出為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居二年南京官刻諸
大臣王瓊等不職一鵬與焉遂乞致仕給廩如故事卒

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子子孝湖廣叅政

朱希周字懋忠崑山人徙吳縣高祖吉戶部給事中父文雲南按察副使希周舉弘治九年進士孝宗喜其姓名擢為第一授修撰進侍講充經筵講官劉瑾摘修會典小疵降修撰孝宗實錄成復官久之進侍讀學士擢南京吏部右侍郎閱五年召為禮部右侍郎時方議大禮數偕其長爭執會左侍郎吳一鵬奉使安陸尚書席書未至希周獨理部事而帝方營觀德殿令協律郎崔元

初習學舞生於大内太常卿汪舉劾之帝遂令太常官一人同入内教習希周上言太常樂舞有定數不當更設帝不從舉復爭帝責其妄議而是時張璁桂蕚已召至益文章請去本生之號帝悦從之趣禮官具上冊儀希周率郎中余才汪必東等疏諫曰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三年矣而更定之論忽從中出則明詔為虗文不足信天下祭告為凟禮何以感神祇且本生非貶詞也不妨正統而親之義寓焉何嫌於此而必欲去之以滋天

下之議時羣臣諫者甚衆疏皆留中遂相率詣左順門
跪伏希周走告諸閣臣曰羣臣伏闕公等能坐視乎亦
偕羣臣跪伏以請帝聞大怒命希周與何孟春等俱待
罪而盡繫庶僚於詔獄明日上章聖皇太后冊文希周
及尚書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
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俱不赴帝怒責陳狀希周
等伏罪復嚴旨譙責乃已而是時庶僚繫獄者猶未釋
希周上言諸臣狂率固不可宥但今獻皇帝神主將至

必百官齋迎乃克成禮乞早寛縲絏用襄大典不納大
禮遂自此定矣其明年由左侍郎遷南京吏部尚書嘉
靖六年大計京官南六科無黜者桂萼素以議禮嗛
希周且惡兩京言官嘗劾已因言希周畏勢曲庇希
周言南京六科止七人實無可去者臣以言路私之
固不可如避言路嫌誅責之尤不可且使舉曹皆賢
必去一二人示公設舉曹皆不肖但去一二人塞責
乎因力稱疾乞休温旨許之仍敕有司歲給夫廪

林居三十年中外論薦者三十餘疏竟不復起性恭謹不妄取予卒年八十有四贈太子少保瀕歿屬諸子曰他日儻蒙易名典勿犯我家諱乃避文謚恭靖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祖俊雲南按察司僉事父說刑部郎中孟春少遊李東陽之門學問該博第弘治六年進士授兵部主事言官龐泮等下獄疏救之詔修萬歲山毓秀亭乾清宮西室役軍九千人計費百餘萬抗疏極諫清寧宮災陳八事疏萬餘言進員外郎郎中出理

陜西馬政條目畢張還上釐弊五事並劾撫臣不職正德初請釐正孔廟祀典不果行出為河南叅政廉公有威擢太僕少卿進為卿駕幸宣府馳疏諌等以右副都御史廵撫雲南討平十八寨叛蠻阿勿阿寺等奏設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録功廕一子辭不受世宗即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半道名為吏部右侍郎會蘇松諸府旱潦相繼而江淮北河水大溢漂沒田廬人畜無算孟春倣漢魏相條奏八事帝嘉納焉尋進左侍郎

尚書喬宇罷代署部事先是大禮議起孟春在雲南聞之上疏言臣閱邸報見進士屈儒奏中請尊聖父為皇叔考興獻大王聖母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得旨下部知猶未奉俞命也臣惟前世帝王自旁支入奉大統推尊本生得失之迹具載史冊宣帝不敢加號於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於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於恭王抑情守禮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後世頌聖者也哀安桓靈乃追尊其父祖犯義侵禮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

見非後世者也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父母天下莫隆焉至繼大宗則殺其服而移於所後之親蓋名之不可以二也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今者廷臣詳議事猶未決豈非皇叔考之稱有未當者乎抑臣愚亦不能無疑禮生曰父母死曰考妣有世父

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說今欲稱興獻王為皇叔考古典何據宋英宗時有請加濮王皇伯考者宋敏求力斥其謬然則皇叔考之稱豈可加於興獻王乎即稱皇叔父於義亦未安也經書稱伯父叔父皆生時相呼及其既殁從無通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者然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朝已謚之親王乎臣伏覩前詔陛下稱先皇帝為皇兄誠於獻王稱皇叔如宋王珪司馬光所云亦已愜矣而議者或不然何也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傳至孝宗孝宗傳之先皇帝特簡陛下授之大業獻王雖陛下天性至親然而所以光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德孝宗之所貽也臣故願以漢宣光武晉元三帝為法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於陛下也及孟春宫吏部則已尊本生父母為興獻帝興國太后繼又改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孟春三上疏乞從初詔皆不省於是帝益入張璁桂萼等言復

欲去本生二字璁方盛氣列上禮官欺妄十三事且斥為朋黨孟春偕九卿秦金等具疏略曰伊尹謂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志必求諸非道邇者大禮之議邪正不同若諸臣匡拂累千萬言此所謂逆於心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道否乎一二小人敢托將順之說招徠罷閒不學無耻之徒熒惑聖聽此所謂孫於志之言也陛下亦嘗求諸非道否乎何彼言之易行而此言之難入也遂發十三難以辨折璁疏入留中其時詹事

翰林給事御史及六部諸司大理行人諸臣各具疏爭並留中不下羣情益汹汹會朝方罷孟春倡言於衆曰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謂今日有不力爭者必共擊之孟春金献民徐文華復相號召於是九卿則尚書献民及秦金趙鑑趙璜俞琳侍郎孟春及朱希周劉玉都御史王時

中張潤寺卿汪舉潘希曾張九叙吳祺通政張瓚陳霑少卿徐文華及張縉蘇民金瓚府丞張仲賢通政參議葛檜寺丞袁宗儒凡二十有三人翰林則掌詹事府侍郎賈詠學士豐熙侍講張璧修撰舒芬楊維聰姚淶張衍慶編修許成名劉棟張潮崔桐葉桂章王三錫余承勲陸釴王相應良王思檢討金臯林時及慎元正凡二十有二人給事中則張翀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謝蕡毛玉曹懷張嵩王瑄張䍐鄭一鵬黃重李錫趙漢陳時

明鄭自璧裴紹宗韓楷黃臣胡納凡二十有一人御史則王時柯余翱葉竒鄭本公楊樞劉頫祁杲杜民表楊瑞張英劉謙亨許中陳克宅譚纘劉翀張録郭希愈蕭一中張恂倪宗嶽王璜沈教鍾卿密胡瓊張濂何鰲張曰韜藍田張鵬翰林有孚凡三十人諸司郎官吏部則郎中余寛党承志劉天民員外郎馬理徐一鳴劉勲主事應大猷李舜臣馬冕彭澤張鵾司務洪伊凡十有二人户部則郎中黄待顯唐昇賈繼之楊易楊淮胡宗明

栗登党以平何巖馬朝卿員外郎申良鄭漳顧可久婁志德主事徐嵩張庠高奎安璽王尚志朱藻黃一道陳儒陳騰鸞高登程旦尹嗣忠郭日休李録周詔戴亢繆宗周邱其仁組琚張希尹司務金中夫檢校丁律凡三十有六人禮部則郎中余才汪必東張𦗟張懷員外郎翁磐李文中張溱主事張鏜豐坊仵瑜丁汝夔臧應奎凡十有二人兵部則郎中陶滋賀縉姚汝皐劉淑相萬潮員外郎劉漳楊儀王德明主事汪溱黃嘉賓李春芳

盧襄華鑰鄭曉劉一正郭持平余禎陳賞司務李可登劉從學凡二十人刑部則郎中相世芳張峩詹潮胡璉范錄陳力張大輸葉應驄白轍許路員外郎戴欽張儉劉士奇主事祁敕趙廷松熊宇何鰲楊濂劉仕蕭樟顧鐸王國光汪嘉會殷承叙陸銓錢鐸方一蘭凡二十有七人工部則郎中趙儒葉寬張子衷汪登劉璣江珊員外金郎廷瑞范鏓龎淳主事伍餘福張鳳來張羽車純蔣珙鄭騮凡十有五人大理之屬則寺正毋德純蔣同

仁寺副王暐劉道評事陳大綱鍾雲瑞王光濟張嶽王天民鄭重杜鸞凡十有一人俱跪伏左順門帝命司禮中官諭退衆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傳諭猶跪伏不起帝大怒遣錦衣先執為首者於是豐熙張翀余翺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芳毋德純八人並繫詔獄楊愼王元正乃撼門大哭衆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收繫四品以下官若干人而令孟春等待罪翼日編修王相等十八人俱杖死熙等及愼元正俱謫戍始

下孟春等前疏責曰朕嗣承大統祗奉宗廟尊崇大禮自出朕心孟春等毀君害政變亂是非且張璁等所上十三條尚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其以實對於是孟春等具疏伏罪言璁等所條者於未進之日先以私稾示人且有副本存通政司故臣等知之臣等忝從大臣後得與議禮之末竊以璁等欺罔故昌言論辨以瀆天聽罪應萬死惟望聖明加察辨其孰正孰邪則臣等雖死亦幸帝怒不已責孟春倡衆逞忿非大臣事君之道法宜

重治姑從輕奪俸一月旋出為南京工部左侍郎故事南部止侍郎一人時已有右侍郎張琮復以孟春為左蓋贅員也孟春屢疏引疾至六年春始得請及明倫大典成削其籍久之卒於家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孟春所居有泉用燕去來時盈涸得名遂稱燕泉先生云

豊熙字原學鄞人布政司慶孫也幼有異禀嘗大書壁間曰立志當以聖人為的遜第一等事於人非夫也年

十六喪母水漿不入口數日居倚廬三年弘治十二年舉殿試第二孝宗竒其策賜第一人袍帶寵之授編修進侍講遷右諭德以不附劉瑾出掌南京翰林院事父喪闋起故官世宗即位進翰林學士與獻王大禮議起熙偕禮官數力爭及名張璁桂蕚為學士方獻夫為侍讀學士熙昌言於朝曰此冷褒段猶流也吾輩可與竝列耶抗疏請歸不允既而尊稱禮定卜日上恭穆獻皇帝謚册熙等疏諫曰大禮之議頒天下三年矣乃以一

二人妄言欲去本生之稱專隆鞠育之報臣等聞命驚惶罔知攸措竊惟陛下為宗廟神人之主必宗廟之禮加隆斯繼統之義不失若乖先王之禮貽後世之譏豈不重累聖德哉不得命相率伏哭左順門遂下詔獄掠治復杖之闕廷遣戍熙得福建鎮海衛旣璁等得志乃相率請釋謫戍諸臣罪皆首及熙帝不聽最後謹身殿災熙年且七十給事中田濡復請矜宥卒不聽居十有三年竟卒於戍所隆慶初贈官賜卹子坊字存禮舉鄉

試第一嘉靖二年成進士出為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尋
謫通州同知免歸坊博學工文兼通書法而性狂誕熙
既卒家居貧乏思效張璁夏言片言取通顯十七年詣
闕上書言建明堂事又言宜加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
上帝世宗大悅未幾進號睿宗配饗元極殿其議蓋自
坊始人咸惡坊畔父云明年復進鄉雲雅詩一章詔付
史館待命久之竟無所進擢歸家悒悒以卒晚歲改名
道生别為十三經訓詁類多穿鑿語或謂世所傳子貢

詩傳亦坊僞纂也
徐文華字用光嘉定州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大理評事擢監察御史廵按貴州乖西苗阿雜等倡亂偕廵撫魏英討之破寨六百三十璽書奬勞江西副使胡世寧坐論寧王宸濠繫詔獄文華抗疏救曰世寧上為聖朝下為宗室竭誠發憤言甫脫口而禍患隨之亦可哀也寧王威燄日以張隱患日以甚失今不戢容有紀極顧又置世寧重法杜天下之口奪忠鯁之氣弱朝廷之勢啓

宗藩之心搖意外之變皆自今日始矣不納帝遣中官劉允迎佛烏斯藏文華力諫不報馬昂納妊身女弟於帝又疏諫曰中人之家不取再醮之婦陛下萬乘至尊乃有此舉返之於心則不安宣之於口則不順傳之天下後世則可醜詆為陛下進此者罪可族也萬一防閑闊略不幸有李園呂不韋之徒乘間投隙豈細故哉今昂兄弟子姪出入禁闥陛下降紬等咸與之亂服雜坐或同臥起壞祖宗法莫此為甚馬姬專寵於內昂等美

權於外禍機竊發有不可勝言者乞早誅以絕禍源亦不報文華既數進直言帝及諸近倖皆銜之會文華條上宗廟禮儀祧廟禘祫特享出主祔食凡五事考證經義悉可施行帝怒責其出位妄言章下所司禮官闇於經術又阿帝意遂奏文華言非是命下詔獄黜為民時正德十一年十月也世宗即位起故官歷河南按察副使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入為大理右少卿尋轉左時方議興獻帝大禮文華數偕諸大臣力爭明年七月復

倡廷臣伏闕哭諫坐停俸四月已席書張璁桂萼方獻夫會廷臣大議文華與汪偉鄭岳猶力爭武定侯郭勛遽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璁等言當書曰大臣事君當將順其美議乃定及改題廟主文華諫曰孝宗有祖道焉不可以伯考稱武宗有父道焉不可以兄稱不若直稱曰孝宗敬皇帝武宗毅皇帝猶兩全無害也疏入命再奪俸六年秋李福達獄起主獄者璁萼獻夫以議禮故憾文華等乃盡反獄詞下文華與諸法官獄獄具責

文華阿附御史殺人遣戍遼陽遇赦卒於道隆慶初贈左僉都御史自大學士毛紀侍郎何孟春去位諸大臣前争大禮者或依違順旨文華顧堅守前議不變其被譴不以罪士論深惜之

薛蕙字君采亳州人年十二能詩舉正德九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諫武宗南巡受杖奪俸旋引疾歸起故官改吏部歷考功郎中嘉靖二年廷臣數争大禮與張璁桂萼等相持不下蕙撰為人後觧為人後辨及辨璁萼所

論七事合數萬言上於朝鮮有上下二篇推明大宗義
其辨曰陛下繼祖體而承嫡統合於為人後之義坦然
無疑乃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上惑聖聰夫經傳纖悉
之指彼未能覩其十一遽欲恃小慧騁夸詞可謂不知
而作者也其曰陛下為獻帝不可奪之適嗣按漢石渠
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嗣以後
大宗否戴聖云大宗不可絕禮言適子不為後者不得
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

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夫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為後庶子得為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知推本祖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忍遺其祖也其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乃漢儒邪說按此踵歐陽討之謬也夫為人後者為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為折衷未有異論

者也藉若修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為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其父母之喪服之非為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為之子故耳傳明言若子今顧曰不為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且為人後者不為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為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偽立是人也是聖人偽教人

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絶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臣以邪説無乃其自名耶抑二三臣者亦自度其説之必窮也於是又為遁辭以倡之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廢先王為人後之義與則尤悖禮之甚者也然其牽合附會眩於名實苟不辨而絶之殆

將為後世禍矣夫禮為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絶乃為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為之後者統可以絶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為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為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為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為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絶同宗覬覦之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

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為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苟不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為為子受之父為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之命斯義也非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蓋尊其君父亦將使人之尊已也如此則義禮明而禍亂亡今說者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代之君間有兄終而弟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

嗣先君於已則考也已於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也其或諸王入嗣則未有仍考諸王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為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其他所辨七事亦率倣此書奏天子大怒下鎮撫司考訊已貫出之奪俸三月會給事中陳洸外轉疑事由文選郎夏良勝及薦良勝已被訐見斥而薦故在

時亳州知州顔木方坐罪乃誣蕙與木同年相闗通疑有奸利章下所司蕙亦奏辨帝不聽令解任聽勘蕙遂南歸既而事白吏部數移文促蕙起蕙見璁蕚等用事堅卧不肯起十八年詔選官僚擬蕙春坊司直兼翰林檢討帝猶以前憾故報罷而蕙亦卒矣蕙貌臞氣清持己峻潔於書無所不讀學者重其學行稱為西原先生當是時廷臣力持大禮而璁蕚建異議舉朝非之其不獲與廷議而以璁蕚得罪者又有胡侍王禄侯廷訓云

胡侍寧夏人舉進士歷官鴻臚少卿張璁桂萼既擢學士侍劾二人越禮背經因據所奏反覆論辨凡千餘言帝怒命逮治言官論救謫潞州同知瀋府宗室勛注以事憾之奏侍試諸生題譏刺且謗大禮逮至京訊斥為民王禄新城人舉於鄉為福建平和知縣嘉靖九年疏請建獻帝廟於安陸封崇仁王以主其祀不當考獻帝伯孝宗涉二本之嫌宗藩子有幼而岐嶷者當養之宫中備儲貳選疏奏即棄官歸命按臣逮治亦斥為民侯

廷訓樂清人與張璁同郡同舉進士而持論不合初釋褐即上疏請考孝宗且言不當私藩邸舊臣語最切直除南京禮部主事嘉靖三年冬大禮定廷訓心非之私刋所著議禮書潛寄京師下詔獄拷訊子一元年十三伏闕訟冤得釋後起官至漳南僉事以貪虐被劾為民一元舉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

贊曰大禮之議楊廷和為之倡舉朝翕然同聲大抵本宋司馬光程頤濮園議然英宗長育宮中名稱素定而

世宗奉詔嗣位承武宗後事勢各殊諸臣徒見先賢大儒成說可據求無得罪天下後世而未暇為世宗熟計審處凖酌情理以求至當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考證

毛澄傳武宗立進左庶子直經筵以母憂歸正徳四年劉瑾摘㑹典小疵貶諸纂修者秩以澄為侍讀　臣方煒按澄官庶子直經筵時已兼侍讀見明實錄傳未詳載謹附識

毛澄傳服闋還朝進侍講學士再進學士掌院事歴禮部侍郎十二年五月拜尚書　臣方煒按明實錄澄

於正德九年由學士陞吏部右侍郎十年轉左十二年陞禮部尚書查邵寶所撰行狀及雷禮列卿記所載皆同此作歷禮部侍郎互異謹附考

毛澄傳即諭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遣往兩畿瞻東嶽奉安聖像祈福安民

臣方煒按明武宗實錄是時手勅云遣往南北兩直隸山東泰安州等處公幹兼尊奉聖像供獻香帛祈福安民傳所載未晰謹附識

毛澄傳王瓊欲陷彭澤澄獨白其無罪　臣方煒按瓊阿中官錢寧以哈密事陷澤幾置重典澄爲力白給事王爌石天柱皆如澄言澤乃免未幾爌天柱皆降外見獻徵錄謹附識

毛澄傳至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議　臣方煒按是時澄等言給事中史于光御史盧瓊皆歷數璁議之偏誠懼上搖聖志下啟羣疑宜將張璁戒諭不報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毛澄傳嘉靖改元正月清寧宮後小三宮災澄復以為言　臣方煒按是時給事中鄧繼曾主事高尚賢鄭佐皆相繼言宮災為廢禮之應見明實錄謹附識

毛澄傳其卒也深悼惜之　臣方煒按澄之卒也仍以迎扈功廕一子中書舍人見明實錄謹附識

汪俊傳三年正月俊集廷臣七十有二人上議　臣方煒按是時楊廷和已罷俊請曰公去誰與主者適主事侯廷訓據宗法為大禮辨俊得之大喜乃復會廷

臣上議見紀事本末謹附識

汪俊傳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

臣方煒按是時給事張翀御史鄭本公等六十餘人各抗章請從衆議上怒俱奪俸見明實錄謹附識

汪俊傳帝仍命遵前旨再議　臣方煒按立廟之議吏部尚書喬宇及湛若水石珤張翀任洛汪舉等皆疏爭不聽見紀事本末謹附識

吳一鵬傳進侍講學士歷國子祭酒太常卿並在南京

臣方煒按一鵬於七年進侍講學士明年主順天鄉試有摘策問語謂譏時宰者當道信之遂出為南祭酒見獻徵錄謹附識

吳一鵬傳尋以省墓歸還朝仍典誥勅　臣方煒按一鵬省墓還疏陳江淮水旱並河運湮塞乞遣官體勘帝嘉納之見獻徵錄謹附識

吳一鵬傳已乃出為南京吏部尚書　臣方煒按一鵬出理部事時岷藩與棗陽庶人俱奏乞復爵序班錢子

勲訓導王玠以考察去官亦援嘗議大禮乞復官萼皆曲為之請一鵬一切不聽由是愈銜之見方鵬所撰傳謹附識

何孟春傳清寧宮災陳八事疏萬餘言　臣方煒按嘉靖元年正月清寧宮後小三宮災見明實錄此直作清寧宮災小誤謹附考

何孟春傳及孟春官吏部則已尊本生父母為興獻帝興國太后　臣方煒按是時桂萼進繼統之說御史

馬明衡建言獲譴孟春復抗疏辨之見明實錄謹附

識

何孟春傳璁方䧏氣列上禮官欺妄十三事且斥為朋

黨　臣方焯按璁等所列十三事一三代前無立後

禮二祖訓亦無立後三孔子射矍圃斥為人後者四

遺詔不言繼嗣五禮輕本生父母六祖訓姪稱天子

為伯叔父七漢宣帝光武俱為其父立皇考廟八朱

熹嘗論定陶事為壞禮九古者遷國載主十祖訓皇

后治内外事無得干預十一皇上失行壽安皇太后三年喪十二新頒詔令决宜重改十三臺諫連名疏

勢有所廹見明實録謹附識

何孟春傳孟春金獻民徐文華復相號召　臣方煒按

是時帝方齋居文華殿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為伯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孟春等遂率衆伏爭見紀事本末謹附識

何孟春傳命收繫四品以下官若干人　臣方煒按是

時收繫四品以下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見明實錄謹附識

徐文華傳已席書張璁桂萼方獻夫會廷臣大議　臣方煒按三年八月席書至京以孝宗考名未正令禮部集議文華等謂孝宗祝享昭聖冊寶尊奉已久不宜輕改帝切責之見明實錄所謂會議時力爭即指此謹附識

明史卷一百九十一考證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八十

楊慎 王元正　王思 王相

張翀　劉濟

安磐　張漢卿

張原　毛玉 裴紹宗

王時柯　余翺　鄭本公

張曰韜　胡瓊　楊淮　申良

張澯　仵瑜　臧應奎　胡璉　余禎　李可登　安璽　殷承叙

郭楠　俞敬　李繼先　王懋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少師廷和子也年二十四舉正德六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丁繼母憂服闋起故官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關慎抗疏切諫尋移疾歸世宗嗣位起充經筵講官常講舜典言聖人設贖刑

乃施於小過俾民自新若元惡大奸無可贖之理時大
璫張銳于經論死或言進金銀獲宥故及之嘉靖三年
帝納桂萼張璁言召為翰林學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
上言臣等與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
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
既超擢萼輩不以臣等言為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
罷斥帝怒切責停俸有差踰月又偕學士豐熙等疏諫
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順門力諫帝震怒命執首事八人

下詔獄於是慎及檢討王元正等撼門大哭聲徹殿庭帝益怒悉下詔獄廷杖之閱十日有言前此朝罷羣臣已散慎元正及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實糾衆伏哭乃再杖七人於廷慎元正濟竝謫戍餘削籍慎得雲南永昌衛先是廷和當國盡斥錦衣冒濫官及是伺諸途將害慎慎知而謹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扶病馳萬里憊甚抵戍所幾不起五年聞廷和疾馳至家廷和喜疾愈還永昌聞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作

亂率僮奴及步卒百餘馳赴木密所與守臣擊敗賊八年聞廷和訃奔告廵撫歐陽重請於朝獲歸葬葬訖復還自是或歸蜀或居雲南會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視之及年七十還蜀廵撫遣四指揮逮之還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二慎幼警敏十一歲能詩十二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長老驚異入京賦黄葉詩李東陽見而嗟賞令受業門下在翰林時武宗問欽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衆不能對慎曰柳星

也歴舉周禮史記漢書以復預修武宗實録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盡付稾草俾削定嘗奉使過鎮江謁楊一清閲所藏書叩以疑義一清皆成誦慎驚異益肆力古學既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彌篤世宗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慎作何狀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慎聞之益縱酒自放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詩文外雜著至一百餘種並行於世隆

慶初贈光禄大夫天啟中追謚文憲王元正字舜卿盩

厔人與慎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武宗幸宣大元

正述五子之歌以諷竟以爭大禮謫戍茂州卒隆慶初

贈修撰

王思字宜學太保直曾孫也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

授編修九年春乾清宫災思應詔上疏曰天下之治賴

紀綱紀綱之立係君身而已私恩不偏於近習政柄不

移於左右則紀綱立而宰輔得行其志六卿得專其職

今者内閣執奏方堅而或撓於傳奉六卿擬議已定而或阻於内批此紀綱所由廢也惟陛下抑私恩端政本用舍不以讒移刑賞不以私拒則體統正而朝廷尊矣祖宗故事正朝之外日奏事左順門又不時召對便殿今每月御朝不過三五日每朝進奏不踰一二事其養德之功求治之實宰輔不得而知也間見之非嗜好之過宰輔不得而知也天下之大四海之遠生民愁苦之狀盜賊縱横之由豈能一一上達伏願陛下悉遵舊典

凡遇宴閒少賜召問勿以遇災而懼災過而弛然後可以享天下保天命其年九月帝狎虎而傷閲月不視朝思復上封事曰孝宗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當為天下萬世自重近者道路傳言虎逸於柙驚及聖躬臣聞之且駭且懼陛下即位以來於茲九年朝宁不勤政太廟不親享兩宮曠於問安經筵倦於聽講揆厥所自蓋有二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輕其身由是戒懼之心日忘縱恣之欲日進好惡由乎喜怒政令出於多門紀綱

積弛國是不立士氣摧折人心危疑上天示警日食地震宗社之憂凛若朝夕夫勇不可好陛下已薄有所懲矣至於荒志廢業惟酒為甚書曰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陛下露處外宫日湎於酒厮養雜侍禁衛不嚴即不幸變起倉卒何以備之此臣所大憂也疏入留中者數日忽傳旨降遠方雜職遂謫潮州三河驛丞思年少氣鋭每衆中指切人是非已悔之自歛為質訥及被謫怡然就道夜過瀧水舟飄巨石上緣石

坐浩歌家人後至聞歌聲乃檥舟以濟王守仁講學贛州思從之遊及守仁討宸濠檄思贊軍議世宗嗣位召復故官仍加俸一級思疏辭且言陛下欲作敢言之氣以防壅蔽之奸莫若省覽奏章召見大臣勿使邪僻阿徇之説蠱惑聖德則堯舜之治可成不然縱加恩於先朝譴責之臣抑末矣帝不允因命近日還俸者皆不得辭尋充經筵講官嘉靖三年與同官屢爭大禮不報時張璁桂萼方獻夫為學士思羞與同列疏乞罷歸不許

其年七月偕廷臣伏左順門哭諫帝大怒繫之詔獄杖三十踰旬再杖之思與同官王相給事中張原毛玉裴紹宗御史張曰韜胡瓊郎中楊淮胡璉員外郎申良張瀔主事安璽仵瑜臧應奎余禎殷承叙司務李可登凡十有七人皆病創先後卒隆慶初各廕一子贈官有差思贈右諭德思忠行邁流俗與李中鄒守益善高陵呂柟亟稱之嘗曰聞過而喜似季路欲寡未能似伯玉則改齋其人也改齋者思別號也王相字懋卿鄞人正德

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豪邁尚志節事親篤孝家貧屢空晏如仕僅四年而卒

張翀字習之潼川人正德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刑科給事中引疾歸起戶科世宗即位詔罷天下額外貢獻其明年中都鎮守內官張陽復貢新茶禮部請遵詔禁不許翀言陛下詔墨未乾旋即反汗人將窺測朝廷玩侮政令且陽名貢茶實雜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抵極願守前詔無墮奸謀不聽寧夏歲貢紅花大為軍民害

內外鎮守官泣任率貢馬謝恩𦂳皆請罷之帝雖是其言不能從尋言中官出鎮非太祖太宗舊制景帝遭國家多故偶一行之謂內臣是朝廷家人但有急事令其來奏乃往歲宸濠謀叛鎮守太監王宏反助為逆內臣果足恃耶時平則坐享尊榮肆毒百姓遇變則心懷顧望不恤封疆不可不亟罷後張孚敬為相竟罷諸鎮守其論實自𦂳發之屢遷禮科都給事中又言頃聞紫禁之內禱祠繁興乾清宮內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

儀賞賚踰涯寵幸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崔文輩挾邪術為嘗試計陛下為其愚弄而已得肆其奸欺干撓政事牽引羣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竊計陛下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棄讜言而不欲違其教亦謂可以延年已疾耳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塞閳幃一二黠慧柔曼者為惑尤甚由是怠日講疏召對政令多僻起居愆度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左道蠱惑夫以齋醮為足恃而恣欲宮壼之間以荒淫為無傷而邀福

邪妄之術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嘉靖二年四月以災異偕六科諸臣上疏曰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壼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今誠以近事較之快船方減而輒允戴保奏添鎮戍方裁而更聽趙榮分守詔核馬房矣隨格于閻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尋奪于監門之羣咻是政不可謂節也末作競於奇巧遊手半於閭閻耕桑時廢鈇俯仰之資教化未聞成偷薄之習是民不可謂不失職也丙

宮營建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糜財十百死亡枕籍之狀呻吟號嘆之聲陛下不得而見聞是宮壼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後先女寵於冊后莊奉肅奉之名聯殊稱於乳母或承恩漸隣於飛燕或黠慧不下於婉兒內以移主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負倚是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窮奸之鋭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没之律極惡之鵰鎧密行請託而逋三載之誅錢神靈而王英改問於錦衣關節通而于喜竟漏於禁網

是苞苴不可謂不行也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王槐詼佞之謀重臣批答乏體貌之宜而入羣小慝間之論或譖發於內陰肆毒螫或譏行於外顯逞擠排上以汩朝廷之是非下以亂人物之邪正是讒夫不可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無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避斧鉞之誅用附責難之義望陛下採納其年冬命中官督蘇杭織造舉朝阻之不能得猶復偕同官張原等力爭時世宗初政楊廷和等在內閣羣小雖已用事正論猶

仲琳前後指斥無所避帝雖不見用然亦嘗報聞不罪也及明年三月帝以桂萼言銳欲考獻帝且欲立廟禁中琳復偕同官力諫帝於是責以朋言亂政命奪俸既又助尚書喬宇等再疏爭內殿建室之議被詔切讓呂柟鄒守益下獄琳等抗疏捄及張璁桂萼召至琳與給事三十餘人連章言兩人賦性奸邪立心憸佞變亂宗廟離間宮闈詆毀詔書中傷善類望亟出之為人臣不忠之戒皆不納帝愈欲考獻帝改孝宗為伯考琳等憂

之會給事中張漢卿劾席書振荒不法戶部尚書秦金請命官往勘帝是之翀等乃取廷臣劾萼等章疏送刑部令上請且私相語曰倘上亦云是者即撲殺之璁等以其語聞帝留疏不下而責刑部尚書趙鑑等朋邪害正翀等臨義罔忠而進璁萼學士廷臣相顧駭歎諸曹乃各具一疏力言孝宗不可稱伯考署名者凡二百二十餘人帝皆留中不報七月戊寅諸臣相率伏左順門懇請帝兩遣中官諭之不退遂震怒先逮諸曹為首者

八人於詔獄杖與馬㝷杖於廷謫戍瞿塘衛而璁蕚寵
益盛𦖋居戍所十餘年以東宫冊立恩放還卒
劉濟字汝楫騰驤衛人正德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吏
科給事中山西巡撫李鉞劾左右布政使倪天民陳逵
吏部請黜之帝不許濟疏爭不省帝幸宣府榆林濟皆
疏請回鑾詔封許泰江彬伯爵又與諸給事中力争皆
不報世宗即位出核甘肅邊餉奏革涼州分守中官及
永昌新添遊兵再遷工科左給事中嘉靖改元進刑科

都給事中主事陳嘉言坐事下獄濟疏救不許廖鵬父子及錢寧黨王欽等皆以從逆論斬鵬等夤緣中人冀脫死濟上言自來死囚臨斬鼓下猶受訴詞奏上得報已及日旰再請而後行刑則已薄暮殊非與衆棄之之意乞自三請後鼓下不得受詞鵬欽等罪甚當幸陛下勿疑詔自今以申酉行刑鵬等竟緩決欽後以中旨免死濟力爭不聽故事廠衛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簽發駕帖千户白壽齎帖至濟索原奏壽不與濟亦

不肯簽發兩人列詞上帝先入壽言竟詘濟議中官崔文僕李陽鳳坐罪已下刑部帝受文愬移之鎮撫濟率六科争之不聽都督劉暉以奸黨論戍有詔復官甘肅總兵官李隆嗾亂軍殺廵撫許銘逮入都營免赴鞫濟皆力陳不可帝從其言暉奪職隆受訊伏辜定國公徐光祚規占民田嗾灤州民訐前永平知府郭九臯太監芮景賢主之緹騎逮訊濟請并治光祚章下所司給事中劉最以劾中官崔文調外任景賢復劾其違禁與御

史黄國用皆逮下詔獄戍最而謫國用法司爭不得濟
言國家置三司專理刑獄或主質成或主平反俾權臣
不得以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自錦衣
鎮撫之官專理詔獄而法司幾成虛設如最等小過耳
羅織於告密之門鍛鍊於詔獄之手旨從内降大臣初
不與知為聖政累非淺且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
已王欽兄弟黨奸亂政謫戍而已以最等視之奚啻天
淵而罪顧一律何以示天下帝怒奪濟俸一月后父陳

萬言奴何璽毆人死帝命釋之濟執奏曰萬言縱奴殺人得免為幸乃并釋璽等是法不行於戚畹奴也濟在諫垣久言論侃侃多與權倖相枝柱直聲甚震帝滋不能堪大禮議起廷臣爭者多得罪濟疏救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給事中鄧繼曾御史馬明衡朱淛陳逅季本郎中林應驄不聽既而遮諸朝臣於金水橋伏哭左順門受杖闕廷越十二日再杖謫戍遼東十八年册立皇太子赦諸謫戍者濟不與卒於戍所隆慶初復官贈太

常少卿

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正德時歷吏兵二科給事中乞假去世宗踐阼起故官帝手詔欲加興獻帝皇號磐言興藩國也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謚法也不可加於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時廷臣亦多力爭皆不報嘉靖元年主事霍韜言科道官褻服受詔大不敬磐偕同官論韜先以議禮得罪名教恐言官發其奸故摭拾細事

意在傾排帝置不問尋因事言先朝内外巨奸若張忠劉養韋霦魏彬王瓊寧杲等漏網得全要領其貨賂可以通神未嘗不夤緣覬復用宜嚴察預防天下事毋令若輩再壞帝納其言命錦衣官密訪緝之中官張欽家人李賢者帝許任為錦衣指揮磐極言不可不聽錦衣千戶張儀以附中官張銳黜革御史楊百之忽為訟冤言儀當宸濠逆謀時首倡大義勸銳卻其餽遺令銳以是免死儀功不錄無以示報磐疏言百之憸邪陽為儀

遊説而陰與銳交關為銳再起地百之乃誣磐因請屬不行挾私行謗吏部尚書喬宇等議黜百之刑部謂情狀未明宜俱逮治帝兩宥之奪百之俸三月磐一月帝頻興齋醮磐又抗言曩武宗為左右所蠱命番僧索諾木綽爾吉出入豹房內官劉允迎佛西域十數年間糜費大官流謗道路自劉允放而索諾木因供億減小人伏奈何甫二年遽襲舊轍不齋則醮月無虛日此豈陛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為之文鐘鼓廝役黃緣冒遷既

經降草乃營求還職導陛下至此使貽譏天下後世文可斬也文嘗試陛下欲行香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拜疏則又從之無已則導以遊幸土木導以征伐方且連類以進伺便以逞臣故曰文可斬也疏入報聞戶部主事羅洪載以杖錦衣百戶張瑾下詔獄磐與同官張漢卿張逵葛鳴等請付之法司不聽永福長公主下嫁擇昏於七月下旬磐言長公主於孝惠皇太后為在室孫女期服未滿宜更其期舊儀駙馬見公主行兩拜禮

公主坐受乖夫婦之分亦當草正帝以遺吉格之相見禮如故錦衣革職旗校王邦奇屢乞復職磐言邦奇等在正德世貪饕搏噬有若虎狼其捕奸盜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之司寇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役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購奸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從而掩之無有觧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内死者填獄生者冤號今不追正其罪使得保首領亦已幸矣尚敢肆然無

忌屢瀆天聽何為者哉且陛下汲汲已涣之人心奠將危之國脉實在登極一詔若使此輩攘臂一朝壞之則奸人環立蠭起隄防潰決不知所紀極矣宜嚴究治絶禍源帝不能從其後邦竒卒為大厲如磐言帝驛召席書桂萼等磐請斥之以謝天下且言今欲别立一廟於大内是明知恭穆不可入太廟矣夫孝宗既不得考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也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説之自相矛盾者也不聽歷兵科都給事中以率衆伏闕再

受杖除名為民卒於家

張漢卿字元傑儀封人正德六年進士授魏縣知縣徵拜刑科給事中嘗陳杜僥倖廣儲積慎刑獄三事深切時弊不報武宗將南巡偕同官伏闕諫世宗嗣位從巡撫李鐸言發帑金二十萬優卹宣府軍民以漢卿言併發十三萬於大同屢遷戶部都給事中嘉靖元年冬與同官上言陛下軫念畿輔莊田之害遣官會勘敕自正德以後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

孰不誦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張希尹勘上涿州薰皮廠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司執奏迄不肯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廠起於馬永成鷹房㧗於谷大用皆奪民業為之今馬俊趙霖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乞盡還之民而嚴罪俊霖為欺罔者戒后父陳萬言請營新第既又乞莊田内官吳勲等請督蘇州織造漢卿皆極諫不納應天諸府大旱帝將𥹭淮浙餘鹽及所沒產易

銀振之漢卿言易銀緩非發帑金不可帝為發銀十五萬未幾得偕同官言今天下一歲之供不給一歲之用加以水旱頻仍物力殫屈陛下方躬行節儉而中官梁棟等奏營造缺珠寶是欲括戶部之銀也梁政等又以蠲免三分之數欲行京倉撥補是欲耗太倉之粟也夫內庫不足取之計部計部不足取之郡邑小民郡邑小民將安取哉今東南洊饑民至骨肉相食而搜括之令頻行臣等竊以為不可報聞已又劾席書振濟乖方乞

遣官往勘正其欺罔罪帝方眷書甚驛召為禮部尚書不罷也初興獻帝議加皇號漢卿力爭至是又倡衆伏闕兩受杖斥為民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賈準等會薦天下遺賢及漢卿終不召

張原字士元三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疏陳汰冗食慎工作禁貢獻明賞罰廣言路進德學六事中言天下幅員萬里一舉事而計臣輒告匱民貧故也民何以貧守令之裒斂中臣之貢獻為之也比年軍需

雜輸十倍前制皆取辦守令守令假以自殖又十倍於上供民既困矣而貢獻者復巧立名目爭新競異號曰孝順取於民者十百進於上者一二朝廷何樂於此而受之人君馭下惟賞與罰邇者庸才廝養莫不封侯腰玉或足不出門而受賞身不履陳而奏功禦敵者竟未沾恩覆軍者多至逃罪此士卒所由解體也疏入權倖惡之傳旨謫新添驛丞嘉靖初召復兵科仍加俸一級南寧伯毛良殺其子錦衣掌印指揮朱震等多違縱原

先後論之皆奪職閒住帝進張鶴齡昌國公封陳萬言太和伯世襲授萬言子紹祖尚寶丞又以外戚蔣泰等五人為錦衣千百戶原抗疏極言請行裁節未幾劾建昌侯張延齡強占民地定國公徐光祚子外戚玉田伯蔣輪昌化伯邵蕙家人擅作威福事雖不盡行權貴皆震慴進戶科右給事中撼門哭再被杖創重卒貧不能歸莫久之都御史陳洪謨備陳原與毛玉裴紹宗王思王相胡瓊等妻子流離狀請卹於朝不許隆慶元年贈

光祿少卿

毛玉字國珍更字用成雲南右衛軍家子也其先良鄉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五年由行人擢南京吏科給事中劉瑾既敗大盜蠭起玉言大學士焦芳劉宇實亂天下請顯僇以謝萬姓羣盜擾山東河南玉請備留都已而盜果渡江以備嚴不敢犯外艱去起南京兵科御史林有年諫迎佛烏斯藏下獄玉抗疏救之有年得薄罰又以繼母艱去服闋除吏科世宗即位逾年與郎諸

內官怙帝寵漸驕佚又故太監谷大用魏彬等相次謀復起事有萌芽玉即抗疏歴叙武宗時事勸帝戒嗜欲杜請託以破僥倖之門塞蠱惑之隙帝加納焉御史曹嘉素輕險倣宋范仲淹百官圖分廷臣四等加以品題給事中安磐疏駁之言唐王珪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黄福等皆承君命而品藻之未有漫然恣其口吻如嘉者也玉復言嘉背違成法變亂國是乞斥帝從其言貶嘉於外御史許宗魯為嘉訟請斥玉具同官倫

以謀亦助為言給事中張原以庶僚聚訟朝廷為之多事重損國體乞身先斥罷玉亦上疏求去言宗魯等知朋友私恩不顧朝廷大體臣一身所係絶微公論所關甚大乞罷臣以謝御史帝皆慰留之時宸濠戚屬連逮者數百人玉奉命往訊多所全活且言宸濠稱亂由左右貪賂釀成之因劾守臣不死事者而禁天下有司與藩府交通帝俱從之再遷左給事中尋伏闕爭大禮下獄受杖竟卒後贈光禄少卿裴紹宗字伯修渭南人正

德十二年進士除海門知縣武宗南巡受檄署江都事權倖憚之供億大省世宗即位召入為兵科給事中即疏請法祖定制言太祖貽謀盡善如重大臣勤視朝親歷田野服浣濯衣種蔬宮中毀鏤金牀碎水晶漏造觀心亭揭大學衍義之類陛下所當繹思祖述而二三大臣尤宜朝夕納誨以輔養聖德陛下日御便殿親儒臣使耳目不蔽於淫邪左右不惑於憸佞則君志素定治功可成帝嘉納之帝欲加興獻帝皇號紹宗力諫嘉靖

二年冬帝以災異頻仍欲罷明年郊祀慶成宴紹宗言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享往以國戚廢大禮今且從吉宜即舉行豈可以災傷復免修撰唐臯亦言之竟得如禮明年以伏闕受杖卒贈官如毛玉

王時柯字敷英萬安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行人嘉靖三年擢御史疏言桂萼輩以議禮迎合傳陞美官薛蕙陳相段續胡侍等連章論劾實出至公今倖人超遷而

羣賢獲罪恐海内聞之謂陛下好諛惡直願採忠讜之言消朋比之禍特寛蕙等而聽席書方獻夫辭職除張璁桂萼别任則是非不謬人情悦服忤旨切責未幾有伏闕之事再予杖除名時御史疏爭大禮居首者余翱字大振定遠人正德中進士嘉靖二年為御史嘗劾司禮太監張佐蒙蔽罪明年七月與時柯等被杖戍邊居戍所十三年皇子生赦還穆宗即位時柯翱皆復官贈時柯光禄少卿

鄭本公朔州衛人正德九年進士歷御史武宗不豫國本未建本公請慎選宗室親賢者正位東宫繫天下望不報世宗嗣位及冬而乾清宫成帝由文華殿入居之本公上言事之可思者有六是宫八年營搆一旦告成陛下居安思危當遠羣小節燕遊以防一朝之患重妃配廣繼嗣以為萬世之計慎終如始兢兢業業常若天祖之臨求言益切訪政益勤用防壅蔽之患持聖心遠貨色毋溺于鴆毒重興作惜財力永鑒于先朝帝嘉納

之踰月帝欲加興獻帝皇號本公力言不可嘉靖改元出按遼東劾罷副總兵張銘都指揮周輔還朝論救給事中劉最忤旨切責二年十月時享太廟帝不親行本公與同官彭占祺極言遣代非宜報聞明年三月帝欲考興獻帝立廟禁中本公偕同官力爭謂陛下潛邸之日則為孝宗之姪興獻王之子臨御之日則為孝宗之子興獻帝之姪可兩言決也至立廟大內實為不經獻帝之靈既不得入太廟又空去一國之祀而託享于大

內焉陛下享太廟具文曰嗣皇帝於獻帝之廟又當何稱愛敬精誠兩無所屬獻帝將慼然不安帝怒責其朋言亂政奪俸三月其年六月以席書為禮部尚書召張璁桂萼入京本公偕同官四十四人連章言萼首為亂階璁再肆欺罔黃綰黃宗明方獻夫席書連彙接踵尚書之命由中而下行取之旨已罷再頒大臣因此被逐言官由之得罪雖往日瑾彬之奸流禍不若是酷也不納已偕廷臣伏闕哭諫繫獄廷杖還職當是時爭大禮

者諸御史中本公言最切中尋遷通政參議九年不調
以疾請改南京乃授大理寺丞稍遷南京太僕少卿謝
病歸二十年言官邢如默賈準等會薦詔用不赴卒
張曰韜字席珍莆田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常州推官
武宗南巡江彬縱其黨橫行州縣將抵常州民爭欲亡
匿時知府暨武進知縣咸入覲曰韜兼綰府縣印召父
老約曰彬黨至若等力與格又釋囚徒令與丐者各具
瓦石待已彬黨果累騎來父老直遮之境上曰常州比

歲災物力大屈無可啗若曹府中惟一張推官一錢不入即欲具爲秣亦無以辦言已彬黨疑有他變乃稍退馳使告彬曰韜即上書巡按御史言狀御史東郊行㳟過常州謂曰事迫矣彬將以他事縛君命曰韜登己舟先發自以小舟尾之彬黨果大至索曰韜誤截御史舟郊使嚴捕截舟者而陰令緩之其黨恐御史上聞咸散去曰韜遂免彬亦戒其黨毋擾由是常以南諸府得安世宗即位召爲御史楊廷和等之爭織造也曰韜亦上

言陛下既稱閣臣所奏惟愛主惜民是明知織造之害
矣既知之而猶不已實由信任大臣弗專而羣小為政
也自古未有羣小蒙蔽於內而大臣能盡忠於外者崔
文輩二三小人嘗濁亂先朝今復蒙惑聖衷竊弄威福
陛下奈何任其逞私不早加斥逐哉臣聞織造一官行
金數萬方得之既營之以重貲而欲其不責償於下此
必無之事也帝不能用席書以中旨拜尚書曰韜與同
官胡瓊各抗疏力爭既受杖猶占疏劾奸人陳洸罪未

幾竟死隆慶初追贈光禄少卿胡瓊字國華南平人正德六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入為御史歷按貴州浙江有聲哭諫受杖卒後贈官如曰韜

楊淮字東川無錫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户部主事再遷郎中始監京倉草胥徒積弊殆盡繼監淮通二倉罷中官茶果之供除囤基及額外席草費最後監内庫奄人例有供餽淮悉絶之公勤廉慎為尚書孫交秦金所重伏闕受杖月餘卒囊無一物家人賣屋以歛金與淮

同里為經紀歸其喪後贈太常少卿申良字延賢高平人登鄉薦授招遠知縣山東盜起良豫為戰守具盜至追擊至黄縣俘斬數百人已復至再破走之歷知諸城良鄉權貴人往來要索良悉拒之進安吉知州錦衣葉瓚倚錢寧勢奪民田良讞還之民瓚因嗾奸人誣奏良事竟得白稍遷常州同知入為戶部員外郎與淮俱杖死贈太僕少卿招遠民懷其政繪像祀之

張潔字景川廣東順德人祖善昭四川僉事謫臨江通

判先是練子寧親黨戍臨江者八十餘人善昭上書曰子寧忠貫日月太宗謂若使子寧在朕固當用之仁宗亦謂方孝孺等忠臣夫既忠之矣何外親末屬尚以奸惡刺配百年不宥哉疏雖不行中外皆壯之潔登正德九年進士授建平知縣忤廵江御史賀洪改調廣昌訟洪罷洪坐削籍潔自廣昌遷禮部主事監督會同館尚書王瓊與都御史彭澤有隙以澤遣使土魯番許金幣贖哈密城印為澤罪唉番人在館者暴澤過惡誘潔為

署牒且曰澤所為南宋覆轍也事成當顯擢澯力拒曰王公誤矣澤與土魯番徹具在豈宋和戎比昔范仲淹亦嘗致書元昊寧獨澤也不肯署尋進員外郎受杖死

仵瑜字忠父蒲圻人父紳工部主事瑜少有志操正德十二年釋褐即謝病去起補禮部主事復引疾歸世宗踐阼起故官疏陳勤聖學篤親親開言路敬大臣選諍臣去浮屠拯困窮重守令修武備儲人材十事已竟死杖下

臧應奎字賢徵長興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授南京

車駕主事進貢中官索舟踰額力裁損之中官遣卒譁於部叱左右執之遁去父所生母卒法不得承重執私喪三年入為禮部主事未幾杖死應奎受業湛若水之門以聖賢自期嘗過文廟慨然謂其友曰吾輩殁亦當俎豆其間其立志如此郎中胡璉字重器新喻人正德六年進士官刑部嘗諫武宗南巡受杖主事余禎字興邦奉新人正德九年進士司務李可登字思善輝縣人弘治末鄉薦俱官兵部可登素慷慨以忠義自許竟如

其志戶部主事安璽宛平人正德十六年進士刑部主事殷承叙江夏人正德九年進士穆宗嗣位贈太常少卿㵾太僕少卿瑜應奎承叙璽禎光禄少卿可登寺丞

郭楠字世重晉江人正德九年進士授浦江知縣課最入為御史世宗即位請召還直臣舒芬王思黄鞏張衍瑞等從之嘉靖元年核餉兩廣劾總兵官撫寧侯朱麒貪懦詔為戒飭尋上章請退朝之暇延見大臣如祖宗

故事且言主事陳嘉言忤中官不宜逮繫帝怒奪其俸諸臣伏闕爭大禮皆得罪楠方巡按雲南馳疏言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顏者未必悖今羣臣伏闕呼號或搒掠殞身或間關謫戍不意聖明之朝而忠良獲罪若此乞復生者之職卹死者之家庶以收納人心全君臣之義帝大怒遣緹騎逮治言官論救皆不納既至下鎮撫獄掠治復廷杖之削其籍先是諸人既死廷臣莫敢上聞後府經歷俞敬奏言學士豐熙等皆以冒觸宸

嚴繫獄拷訊諸臣跡雖狂悖心實忠誠今聞給事裴紹宗編修王相主事余禎等俱已死熙等在獄者亦垂亡矣其呻吟衽席創重不能起者又不知凡幾竊惟獻皇帝神主已奉迎入廟正宜赦過宥罪章大孝於天下望霽雷霆之威施雨露之澤已死者恤其後垂亡者宥其身使人臣無復以言為諱宗社之幸也通政司經歷李繼先亦上言陛下追崇尊號乃仁人至情誠不容已羣臣一時冒觸天威重得罪譴死者遂十餘人大臣紛紛

去位小臣苟默自容今日大同告變曾無一人進一疏畫一策者則小大之臣志不奮而氣不揚亦可見矣乞錄郵已死赦還謫戍追復去國諸臣而在位者委任寛假之使各陳邊計臣愚不勝惓惓帝皆不省明年三月御史王懋言廷臣以議禮死杖下者十有七人其父母妻子顛沛可憫乞賜優卹贈官錄廕帝大怒謫懋四川高縣典史逾數日而楠疏至帝益怒遂逮治削籍六年春以災變修省從吏部言量與楠一官得吉水教諭終

南寧知府

贊曰大禮之爭羣臣至撼門慟哭亦過激且戇矣然再受廷杖或死或斥廢錮終身抑何慘也楊愼博物洽聞於文學爲優王思張翀諸人或納諫武宗之朝或抗論世宗初政侃侃鑿鑿死節官下非徒意氣奮發立效一時已也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考證

楊慎傳舉正德六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　臣方煒

按慎以會試第二人擢廷試第一見獻徵錄謹附考

楊慎傳聞尋甸安銓武定鳳朝文作亂率僮奴及步卒

百餘馳赴木密所與守臣擊敗賊　臣方煒按安銓

鳳朝文之亂在嘉靖五年十二月慎以是年正月歸

蜀七月返戍故親赴木密也見明陳文燭所撰年譜

謹附考

王思傳世宗嗣位召復故官仍加俸一級　臣方煒按

思復官後録平宸濠功帶支九品俸又於嘉靖二年

癸未充同考官俱見明鄒守益所撰墓志傳未載謹

附考

王思傳王相附王相字懋卿　臣方煒按獻徵録載相

字懋賢與傳互異謹附考

郭楠傳令日大同告變曾無一人進一疏畫一策者則

小大之臣志不奮而氣不揚亦可見矣　臣方煒按

明實錄嘉靖三年八月大同廵撫張文錦於城外築

五堡議徙鎮兵往戍衆不欲行遂爲亂殺叅將賈鑑

及文錦繼先所言大同告變蓋指此謹附考

明史卷一百九十二考證